經山集

五

經山集卷九目錄

奏

啓

陳勉啓

經山集卷九

東萊鄭元容善之

奏

閣臣陳勉奏三〇癸酉一乙亥二

臣抱區區憂愛之忱玆敢仰達矣臣等於　殿下以義則君臣也以情則父子也臣厚被洪造十餘年來出入於香案之前深知　殿下有大聖人之資臨御以來政令施措未有一過當失平此臣等之平日所欽歎者也伏覩近日舉措自不覺其腸焦心熬不知攸措引接雖勤而情志之交孚何論講對雖頻而聖

學之將就無望筵臣之退未及出門而御座之天語
稍高遽及於堂外講官之列齊詣閤門而殿庭之檢
杖有聲每聞於閤外掖屬近習之輩設或有可治之
罪大則出付攸司小則申飭頭目無所不可而　殿
下親屈千乘之尊躬治此輩於殿庭之間豈不萬萬
失當乎　殿下之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八方之所典
則萬民之所瞻仰而近來施措每多類此宮禁雖云
嚴秘傳說自播外間由是而羣情日益焦迫民志日
愈繹騷危亡之狀迫在呼吸以我　殿下之明聖何
不念及於聖德之有損乎七情之中惟怒難制威怒

之過聖人之或不免而先賢有言先從性偏處克將
去　殿下於施措之際或有威怒之發則何不抑情
制氣堅心志以盡矯揉剋去之方乎仍念今日悠悠
萬事惟在於湯劑連爲進御　玉體遄臻康復而鎭
日臨御召接連續朝昃之間常膳進御必違其時寒
冷之所起居節宣又失其方臣等退而相對憂歎悶
迫之狀實難形達矣伏惟　殿下聖孝卓越上奉
殿宮恒勤洞屬之誠而　殿宮止慈之念亦當何如
哉一日之水剌或不以時則仰貽　殿宮之惟憂一
夜之寢睡或不如常則仰貽　殿宮之惟憂伏願

殿下仰體　殿宮惟憂之念俯循臣民顒祝之誠常膳以時起居以時必期於湯劑之速即奏效明日即莫大之慶辰　慈壽彌卲寶甲光回　殿下以出天之誠愛日之情臨殿進箋自內設酌明日則恐無暇於等閑召接每於召接之時勿御寒冷之殿宇必賜對於時御溫煖之所尤臣之千萬所望也

國之所依民也民之休戚國之治亂判焉顧今饑饉荐臻困窮特甚即生民極戚之會國安得不亂乎臣聞古語人主無惻怛至誠憂民之心雖無苛政虐刑國日以亂伏覩近日　殿下無一政令一辭敎之及

於民者民生將何以懷保乎惟彼無告之民其誰依恃其所依而所恃者惟　殿下而望哺之情若赤子之於父耳愁寃切於心則惟曰有吾君饑寒迫於肌則亦惟曰有吾君民所望於　殿下者若是懇切而　殿下則不能以副其望三南畿甸大賑方張而無一言董厲之者耕作方始助補宜時而無一言勸飭之者曰前杆城穀物致敗事驚心何言卽嶺一道民命攸關也嶺民之聞此者其震驚愕錯不知死所之憐狀如在目中而　殿下亦無一字哀痛之敎民之言若曰吾之所恃者惟吾君而吾君於民事全無惻怛

愛恤之心吾輩何以生云爾則 殿下將何以辭其
責乎民心向背在於毫忽而皇天豫怒惟在於是民
背天怒而國不亡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臣雖愚迷
每念王室不覺中夜起而流涕 殿下何爲而立視
其亂亡之至而不之救乎惟伏願克加猛省以惻怛
之心頻下傳教或飭賑政或慰灾民以爲維持民心
之道焉廟堂雖有日日關飭感動人心不如 殿下
之一言一字臣等每登筵席或伏聆玉音之有下教
者又於啓達文字如有措辭批答則雖不當着於自
已身上者自不覺其中心之喜悅惟彼遐土濱死之

民若聞恤渠愛渠惻怛渠之聖教則豈不感結于中乎言語之化民雖是末政而亦可爲一分維持之道伏望留念焉

古之論治國以誠意正心爲本者亶以人主一心爲萬化之源也心是活物故動作無常朱夫子大賢也而同安縣聞鍾聲未已此心走作操存之難盖如是矣且心無二用亦未可無所用心雖以常人言之或讀書或執事則心專於是若其無所事而獨居則思念動作矣未知　殿下近日留心於何事乎萬幾多曠則不留心於政事矣三講長停則不留心於學問

矣此 殿下非不能也不爲也 殿下以大有爲之
姿當春秋鼎盛之時正是爲學問爲政事之日而虛
抛好箇光陰於燕閒幽獨之中如是而臣等何以望
殿下爲聖君乎臣過蒙恩私十餘年來昵侍左右五
六年前每侍前席伏覩勤學好問酬酢如響而有志
之士猶以淵默太過情志難孚爲恨今則比之曩時
非但有不如昔之歎筵席之間未聞玉音之有一言
酬酢者臣僚纔登前席則每遽命退如此而何以望
上下之際情志流通乎此臣等所以嘆君德之難就
恨至治之難覩而私竊痛心而自傷者也 殿下多

讀聖賢之書豈不知學問工夫乎牢確持心堅固立志斷以講學政事爲已分內事今日行之明日行之勿撓勿奪習與性成則竟至於欲罷不能矣頃今世子宮睿齡漸長知思益開　殿下遇物之誨雖勤終不若以身教之而　殿下之怠於政事厭於講學如此則其於躬率之方可謂未盡其道矣當此春晷舒長之時或御外殿或於臥內頻召大臣籌堂承史儒臣咨訪政治討論經史日以爲常而　殿下自今日立心則豈有一分難行之理乎臣之憂愛微衷耿結在中者久矣今玆敢達特賜採納焉

承旨陳勉奏 己卯

近來召接課日至暮聖志非不勤孜而未見有效於實政講對非不頻數而未見有益於實工夫人主之所當日夕不遑者即是民憂國計而召接則只及於承旨閣臣而未嘗引一廊廟之臣有司之任而咨訪國家之政酬酢則只及於簿書格例而未嘗及一訏謨之事彌綸之計而講究民生之事如此則雖日行十對徒不過一時之文具而已何以望聖工之日篤治化之日新乎向日領相重卜於在外十四年之後恩禮曠絕辭敎隆摯領相亦感激恩造上來肅謝而

及其登對天語淵默一不概及相臣引咎陳奏不賜
開諭旋卽命退情志有阻隔之歎禮貌欠敬待之道
且間值齋日及例停自下雖未得依例爲次對而首
揆旣新造矣廟務必積滯矣自上一不有來會之命
領相過慶禮後卽又尋鄉而入闕下直亦不召接詢
其還期大臣　殿下之委毗而　殿下之待之也如
此此無他　殿下之不留心於爲政之致也豈不大
可悶哉外而方伯亦重任也擧一路之民事而委寄
之故監司之下直必臨殿召見勉戒之以民政其遞
歸也又必召見詢訪之以民瘼便成格例而監司辭

陛之後未蒙引接而退則瞻望戀結之懷有不足言
豈不有欠於古帝王命官親見之義乎
啓

玉堂陳勉啓 庚午

大僚以言路之閉塞深致慨惜而聖批優容俾開來
諫之路登筵諸臣孰不欽誦而夫言路云者非但指
袞躬闕失之隨事規諫也雖於官師僚寀之間毎事
規箴有懷無隱務歸攸當借底大道則此固同朝忠
厚之風而挽近以來公車文字非不日積而言病陳
情之外言事者絕罕雖或有言事之章皆是悠泛乎

常之談未見就一事論一事明言某人某事之當否某官某政之得失今日朝著之上大小羣僚豈皆能奉職無愆隨事盡善而然哉誠以玩愒爲常緘黙成習也在昔三代盛時賢俊布列宜若無可言者而猶有相規之美師師之盛今也則不然事屬聖躬則猶有章奏之陳勉輒被聖度之虛受而至若廷僚互相規警之舉寂然無聞一切廢却此實非忠厚相愛底道理而反有掩覆婞婟底氣像此誠今日之痼習也然而此固不可專責於羣下苟自上克盡交孚之道廣推翕受之量每使下情上通無所壅蔽則在下者

亦必當知無不言而交孚之道惟在於頻接臣隣見
今講筵日開咨訪甚勤而每於開講之暇頻賜召接
上自朝廷猷爲下至閭里微細內而公卿庶僚之得
失外而方伯守令之臧否講論詳悉日以爲常則上
所謂言路不期開而自開矣益加體念於頻接交孚
之道是臣等區區之望也

諫長陳勉達 丁亥

今日即我 邸下代聽後初賓對也睿念勤於求治
諮訪甚盛上體 重宸付托之重下副八域蘄祝之
情凡今在廷諸臣孰不延頸攢手思見德化之盛哉

謹稽歷代治化之隆福祿之盛莫京於成周而召公告成王曰欲王以諴小民受天永命夫上天至高小民至微命在于天民若無與而召公之意以天之永命直由於小民諴以天視自我民天聽自我民天心以民心爲心故耳召公以厥初詒哲之謨獻國家靈長之籌而首以是陳屢致意於天人交與之際人主處至尊之位莅兆民之上若無可畏者若無難保者而有至可畏者惟天是也有至難保者惟民是也仁愛天之本理愛戴民之秉彝然而一有失德於其間則灾異疊現於上人心渙散於下者職由於居高而

聽卑至愚而甚神一念動星雲之象前賢喻舟水之
理其天與民感應之理捷如影響者有如是矣成王
深有感於召公眷眷之言故異時爲周令主歷年過
夏商之久宋臣眞德秀以召公此言爲人主之藥石
國家之蓍龜此正今日之所當體念者也伏願深留
睿念焉

請襄毅公金景瑞祠宇宣額啓 乙未

贈右議政襄毅公金景瑞龍岡人也天性忠烈智勇
絕人當壬辰之變糾合義旅爲國抗難先自平壤之
捷屢立奇功及至遼瀋之役竟辦卓節天朝劄牌特

賜都元帥號　宣廟誥旨十授節度使職當日委倚之盛可以想像而捍衛南北克復兩京幷美於中興功臣拘繫六年幷收就死無愧於斥和烈士　仁廟初特贈右議政　英廟乙未有令該曹依金應河例旌閭贈謚之教　正宗己未傳教及親製祭文比之於王倫藕武洪皓之節仍令道臣刻書揭之祠宇列聖褒典曠世無憾而以祠宇之尚闕額號一道士民之相與嗟歎而齎欝者久矣祠宇請額果係難愼而其在酬忠奬節之道勵世勸俗之政或疏或奏特蒙宣施者亦多已例故敢此仰達下詢大臣後處之

何如

勉聖學啓 辛丑

臣前侍講筵每以勤學愛民四字爲獻 殿下亦嘗開納而仰想記有於聖聰矣邇來三數年間講學則雖臨讀之時旨義一不討論民事則雖稟奏之際機務一不諮訪如是而何以望聖工之長進惠澤之下究乎臣自 殿下冲年時出入左右伏覩我 殿下聰明睿智有上聖之姿而聖籌彌長聖工不就者非殿下不能也即不爲也今日朝廷臣工八方黎庶以至耘夫織婦攢手蘄祝一心顒望者莫不以聖學爲

本彼田畝遐民豈知典學之爲何事而惟所知者
殿下之爲聖爲賢在於學安民保民在於學蓋非學
則無以明理非明理則無以爲政耳 殿下其必曰
今日不學而有明日今月不學而有來月然凡人之
進學莫不於少時故宋臣范祖禹戒其君曰今日之
學不學係天下他日之治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
雖欲勤於學問恐不如今日之專蓋歲月易流而難
追逸欲一萌則學工有過時之歎民心易散而難收
怨咨一興則邦國有難保之患顧今寶齡届志學之
歲蒼生望一初之政雖日接儒賢三講兩對猶有未

足之心日降德音左拯右救猶有不及之慮況一日
二日佖泄悠泛講學則一是停輟民事則一無施措
乎　殿下若念及於衆心嚮背天意豫怒邦國安危
之分則安得不惕然畏懼勉强而不已乎勤學愛民
互爲體用下工施令各有其條以勤學而言則嚴程
課而無間斷專心志而不撓奪主理義而質疑難鑑
得失而寓勸戒薰陶涵泳日臻高明廣大之域則習
與智長而樂此不疲矣以愛民而言則勸本而裕產
寬力而輕役愍窮而賙急卹患而除害緩刑而察枉
節用而惜費勞徠撫摩蕃生樂業日致熙洽淳厖之

俗則本固邦寧而治化斯隆矣 殿下今日立志有爲則德進而國治卽自今日伊始 殿下明知其如此而何憚而不爲哉天下之勢不進則退不治則亂今聖工不趍於進則日見其退而已民生未躋於治則日就其亂而已思之及此不覺歎息而流涕也臣等職在輔導不能積誠感悟而每以勉聖學只爲例談文具而止則其言徒歸不誠亦何益之有哉勤學愛民卽我 列聖朝相傳之心法而傳之 殿下也臣伏覩我 純祖於親攬之初講對召接每日三四而頣問論難酬酢如響令筵臣歷陳今古以及閭巷

疾苦凡係民獘令內外臣博採講究以至錢穀甲兵
賦稅刑獄之類隨事詢問撮要常覽有敎曰任賢安
民閭里無愁歎之聲是乎所願猗歟盛哉三紀治平
皆本於初元好學之工此尤　殿下今日所仰法者
也伏願益加猛省焉

開言路啓

臣以勤學爲奏矣叔程子請選名儒侍講講罷留之
以備訪問或有少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養成聖德
蓋有疑惑而不問之則何以辨其疑有過失而不規
之則何以知其過乎今　殿下德業未就學問未熟

經傳旨意機務稟裁何以提綱而挈領燕閒逸豫玩
好耽樂何以身度而聲律乎然則事必多疑動或有
過而筵席之上未聞諮詢之一及公車之中未見匡
救之一至百隷懈慢庶績多曠而官箴師規寥寥無
聞此由於　殿下好言之德來諫之量有所未盡而
然也丞弼之臣人主之所敬禮而遇事規勉則雖賜
嘉納一無採施之實論思之官人主之所親近而臨
文敷陳則少不槩聽反示訑拒之色然則　上之曰
嘉不過文具而已下之所陳不過空言而止有何裨
益於實事乎此臣等所以切相憂歎而深有望於懋

實之德矣帝舜之汝無面從殷湯之從諫弗咈漢文之止輦受言唐宗之假以顏色皆所以通羣情而裨治道者也在上者毎於順旨逆意之際輒以我之明昏彼之忠佞先存區別此心一定然後自可受言而容諫人臣苟能犯嚴威觸忌諱剛敢直截者此眞愛君愈於愛身憂國過於憂家者也苟或伺動靜覘利害迎合求悅者此眞諂諛苟容先其身而後其國者也忠佞之分卽判於此從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明哲之辟治平之朝也以過行爲諱以承順爲遜者昏庸之主衰亂之世也安危之分亦判於此伏願自今

廣開獎言之道弘敷納諫之懷有過則思聞有失則思補言者正直則表之言者狂愚則恕之勿示自聖之意勿存低視之念勿恥下問勿憚改過以古聖王爲法是臣區區之祝也

寬恤刑獄啓

寬恤刑獄亦愛民中一政也刑所以弼敎而止辟也後世法家理官失入每多於失出不能無寃枉易曰議獄緩死又曰不留獄蓋死罪則寬緩求生而決獄則不必留滯也唐制諸獄長官五日一慮囚病者給藥釋械宋制諸州十日一具囚帳以聞刑部專意糺

斷先儒有言曰卹獄之仁宜致享國之久又曰居宮
殿之中而思囹圄之苦處淸閒之地而念困阨之人
人君宅心如是上天豈不佑之我國京外重囚殺獄
最多司馬光曰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致治若其
確犯的贓固不可議到而過失邂逅情跡可疑者亦
多有之蓋檢查之時官長傳律掾吏畏罪意其寃而
姑具案者一經三訊便成久囚以聖朝欽卹之政有
各道審理之法而 正宗時每親閱文案御製中有
審理錄 純宗時多有特判於曹啓者 翼考代理
時亦多親爲裁斷者寬恤好生之德卽今日民庶之

所嘗覩記而於戲不忘者也近來道臣赴任三朔之
內具啓者絶罕雖或登聞秋曹不卽審閱許久拋置
雖以臣之北藩時啓本言之尙不覆奏其他可知苟
係可原而可生者因官司之怠慢抱寃叫呼於桎梏
桁楊之間則豈不大可哀矜乎臣竊爲前後秋官慨
惜也卽爲另飭秋曹諸道獄案並令不日內獻讞而
此後申明舊典道臣到任後限內修啓而啓下後該
曹覆奏勿過一朔過限者并隨現論勘仍又關飭諸
道考閱舊案這這隨理隨聞並與重囚久繫之類一
體折決勿致滯淹之患恐好矣臣伏見今春赦典後

諸道放未放冊閱屢月始爲判下而其後赦典成冊
尙皆留中聖衷若推如傷若恫之心則何可閱月度
日淹滯此久乎從今凡係刑獄之政懋從哀敬克體
勿留之意常以省刑罪導和氣深留聖念焉

因閱武陳勉啓 壬寅

今日親臨閱武甚盛舉也領相陳文事武備之義仍
勉典學聖批開納誠不勝欽仰矣戎備卽有國大政
也國家昇平之時不忘危難然後可以長享安謐之
福故詰戎之務歷代同然兵制雖相不同而其撫恤
育養以結其心組練肄習以長其才明賞罰以激其

氣嚴紀律以昭其法平時之修舉者如此故緩急足有可恃此所謂兵不在多寡在上所用者也今 殿下按轡勞問親觀軍容復修幾十年曠典瞻聆咸頌而若以旌旗金鼓之耀壁壘行伍之美進退衝突之盛視爲一時觀美而止則是豈大閱武之本意哉伏願以武備之修張恒留聖念而其本亦在於愛民古傳曰上不愛民則兵弱又曰善附民者善用兵仁心仁政苟浹洽民心則邦國之鞏固亦豈待金甲之堅弧矢之利哉見今聽籥瞻旄之幾萬生靈皆是 列聖朝深仁厚澤休養生成之民也藹然愛戴之中亦

莫不攢祝蘄望於　殿下如傷若保之德繼自今一政一令必以愛民爲先則秕政之修自在其中矣

捧糴俵灾申飭啓

見今冬序已深催科方張矣八路還穀之法仿旅師頒斂之制援社倉收耗之規本所以振貸計償救荒助農者而今則百弊千瘼反爲厲民害民之端官吏則橫濫抑勒翻弄偸竊料販剝割之擧無事不有小民則呼號宛轉蕩析流徙怨咨愁歎之狀無日不然田野小民沾塗胼胝終歲勞苦而役車之休飮食之樂惟在於歲聿其暮之時故唐俗爲詩人所美蜡澤

爲聖人所愛村村燕樂和氣致祥國享太平之福歲
呈屢豐之瑞今也則穡功纔歇勞苦倍至橫索白徵
傾儲敗產痛毒切身勢急倒懸窮閻破屋冤欝干和
近來水旱之流行饑癘之荐臻安知不由此而然乎
諸弊之中最駭惋而尤憤慨者官長之犯用公貨而
移錄於吏名也邑吏之逋虧庫儲而替徵於村民也
具所替徵一則輕價之勒授也一則族戚之冒侵也
一邑二邑轉相效則哀此無告何以聊生斯民也
祖宗朝休養生息之赤子也我　殿下撫摩憫恤之
仁政惠澤不得下究而日阽危於貪官猾胥之手者

可謂痛哭而流涕者也此而不嚴條峻法痛禁猛革則民無以保生國無以奠安矣隣族之徵令久易懈更加申明俾無犯科官逋之移錄者一並查發吏逋之輕價者一並還錄使貪官猾吏知所愧畏而無罪吏民獲免横罹則庶可以懲前習而杜後弊矣若自巡營因循掩置或現發於籌郎摘奸之時則該守重勘之外道臣亦難免其責矣且陳荒處給灾卽司徒薄征之法西京賜租之政也恤灾民蠲正稅卽惠政之最大者而雖把束之微若爲鄉吏所偸弄使灾民徵斂之冤及於朝廷則壞綱蔑法罪當何居臣見向

來諸道繡啓之論列者諸倅所犯或坐羅謬或緣結濫司牧之地被論至此誠爲之慨歎而繡行過去之後又安知不仍無畏憚復蹈前轍乎彈壓糾察專在按察之任今値捧糴俵灾之時各道舉行之勤慢自當入聞先以令申之意行會另飭何如

請定配人親年七十放送啓 癸卯

金城縣徒配罪人李景純無他兄弟母年今歲爲七十而老病沉篤云矣情理實爲矜悶罪名不至深重合有參量之道故敢此仰達矣因此而有陳愚見者年七十及親年七十獨身者法皆免配許贖一則優

老之典也一則孝理之政也年近七十而赴配者滿
七十則自該府草記宥釋卽推制法之本意也至於
獨身之親年滿七十者不爲擧論兩事宜無異同或
行或否者實未知緣何如是而王政莫先於典孝明
律特許於留養此後則雜犯徒流以下獨身人之親
年滿七十者依年七十放送之例自該府稟旨擧行
似好矣

請禁宮房收稅築堰防還等事啓 戊申

近來外道民情困瘁莫甚憂虞多端之中有稱以各
宮房差隸以漁箭鹽船等稅築堰作洑等事憑藉假

托侵虐殘民推捉徵索閭里騷擾甚至有募民藉勢
防還拔戶之習此等可駭之端種種多入聞者雖不
能一一指的仰奏而此決非宮房所知之事皆由於
京外無賴牟利之輩互相締結謂有宮房圖書謂有
內司文蹟恐喝欺瞞多般侵漁以堰洑則在在是害
歸於民田以漁鹽則處處是勒徵於法外外邑守令
或有過於疑㤼不能禁斷之處今日法綱雖曰解弛
豈可任他頑不畏法之類橫侵平民而莫之禁乎雖
是內需司所管之田土與收稅非自內司報籌司而
自籌司行會者則外邑之不爲聽施法例即然此後

則非有籌司行會而稱以宮房收稅及築堰防還等事則自本邑直爲囚治報營嚴懲或不卽禁斷以致入聞則不察之道臣及守宰從重論勘之意爲先行關嚴飭於各道道臣處何如

別薦守令擇用啓

安民保民之責專在於牧民之官言民事則必曰擇守令此雖若不新奇之常談而實理亦不外是矣許多郡縣旣不能盡得循良中人以下鮮不爲爵賞所勵故必也立賞罰以勸懲之西京崇尙吏術公卿缺則以郡邑治理以次選補我朝亦有善治善賑加資

之典矣近年屢有守令別薦之朝令其初則瞻聆聳動而及其銓曹之收用也不過殘弊邑塡差而已無一華赫表奬之擧則將何以勸之哉昨年又有前後薦合抄以入之特教宸念勤摯衆望尤異臣意則多薦中前牧使鄭晩教羅州牧使尹致膺長興府使金箕晳副司果崔璜幷特爲陞資內而佐貳之職外而藩宣之任無礙試用以爲循次升進之地其餘前銜人鄭文升趙台淳李時敏韓珽幷內外職中隨窠甄用以示朝家重民牧明黜陟之政爲好矣

寶鑑 親上後六條陳勉啓

三宗之寶鑑親上萬世之宏謨誕揚昕庭舉賀薄海
同慶其文則堯典禹書也其事則文謨武烈也雲漢
章翰煥乎周序之璆璧金玉科條燦然夏府之關和
古人所謂當法祖宗正謂此也今　殿下日開講幄
潛心經史探賾性理之微討論治亂之原溫故知新
樂此不疲深軫間斷寒暴之戒克臻緝熙光明之域
則是法我　先王典學之德也宵旰憂勤端本出治
乾健雷奮陽剛秉中幽獨之地操舍必愼舉措之際
表裏交正天工無曠罔或一日自豫則是法我　先
王勤政之德也一念固本如傷若保薄稅而蠲徭振

窮而察隱伸枉而宥過寬力而達情所欲者與之所惡者勿施仁心仁聞浹洽而固結則是法我　先王愛民之德也至公無私惟才是用勿疑勿貳愼賞必罰淸仕路而必惜公器抑近習而勿啓倖門官師交儆庶職咸熙則是法我　先王用人之德也卑宮菲衣屛絕紬娛勿近殊方之珍玩勿興不急之營作淸燕檢身恒若上帝之監臨禁華經視每思小民之疾苦節用度以補經費不殖貨以裕民食常以不矜終累爲念則是法我　先王昭儉之德也恢弘淵度大開不諱之門聞過則喜從善如流雖忤旨而樂聞雖

愚妄而勿責無一人以言獲罪者然後朝風長戇直之節主德章容受之量則是法我　先王來諫之德也恭惟我　祖宗視世臣如家人視吾民如赤子治法政謨自有成憲相傳相授是遵是守故若或有非先王之法者則朝議巷論解體離心民怨於下天譴於上國隨以危亂豈不大可懼哉寶鑑印進後以是書卽行講對古規爲然伏願自今日召儒臣課讀見一政之美則必倣則之曰我　先王之政也聞一事之善則必遵施之曰我　先王之事也國人必大悅曰　先王德化之盛復見於今日　吾君繼述之善

將示於來許矣如是則萬億泰磐之基自今伊始臣
請以是獻焉

泮人懸房弊飭禁啓 庚戌

泮人懸房之弊其來已久而未有甚於近日至有日
前撤市之境其習固可駭而若無失業難支之端則
豈有自廢其業故犯罪科之理哉招致泮民詳細詢
瘼則各處例納錢每年過三萬餘兩此外又有橫侵
勒奪之弊則何以收利而與業乎自前朝家之所軫
念廟堂之所著式靡不用極而久益蕩弛今到極處
今若不遵舊典而嚴新令則使泮民何以奉公而應

役資生而奠居乎其一自戶曹校正正秤正鍾烙印分送各懸房及各貿易處所以爲相準進排俾無操縱之弊也其一幷準標紙持價貿用俾無一分留債之弊也其一四宮外不得加設貿所本是法式而如有加設處則分屬於四宮俾無得各設貿所也此皆有判下定式并自本司更成條式嚴飭而衆瘼之中致泮民切骨之弊者都是貿奴輩之私貿及無價勒奪也不有法意恣行牟利之習者不可不摘發痛繩分付法司貿奴輩所負價本一一徵給其中尤甚者刑配懲勵又有所嚴禁者卽府內私屠及近京地設

庵事也此則非但爲懸房地也農牛之日致耗縮常

所悶歎嚴飭法司隨現痛禁而近圻則關餉畿伯設

庵諸處刻期撤去而若或有入聞者則當該地方官

難免重勘以此措辭申令何如

請禁守令私債冒錄吏名啓

昔宋太宗書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

欺四句頒諸天下郡國立於廳事之間謂之戒石銘

皇明及今中國並刻揭縣衙蓋出於戒貪墨之意而

使守令常目畏愼也縣官之需米支錢皆出於民定

例常式之外一毫不當取而古昔則猶有留儲廩餘

於官庫而歸去之廉吏也近來居官者臨歸輒患債
帳豈俸祿之減前而然哉誠以奢濫靡浮用度無節
之致也或取用民分之還錢而抄饒戶勒錄或移貸
京納之公貨而囑任吏替當吏與民則以不干無知
之事橫罹於徵逋責欠之中而多有蕩敗呼訴者矣
在前則外邑之疵瑕謗毁如有風聞傳說則三司之
臣隨聞隨啓至有一詣臺而十啓事者近來則臺閣
惟以噤默爲主道伯之責專在黜陟列邑之贓汚橫
恣隨事剌舉至有臨考課而別修啓者近來則按察
惟以掩匿爲主此非朝風篤厚而然也官無大小都

置民事於相忘之域民不保而國能安者非臣攸聞
臣之向以開言路爲請者實爲憚戢之道而今又以
此關飭諸道管內前後守令之以私債而冒錄吏民
名者一一查櫛吏民則勿爲橫侵該守所犯數爻具
狀奏聞以爲一番懲創之地而此後擅行法外害民
之事者隨卽論罪之意兼爲申令恐好矣

請行日講啓　壬子

今日之最大本急先務卽　殿下講學是也涵養德
性在於學開廣聰明在於學裁斷機務在於學以至
洞衆理而應萬事者莫不在於學古昔聖帝明王御

家治國化民成俗之大經大法舍是學奚由哉此時
殿下之盛時也懋時敏當如高宗惜寸陰當如大禹
若不於三數年內讀遍經傳及通史等書以立根基
則何以望長進而高明乎經筵三講本係彝典而筵
體嚴而講義繁且寒暑齋日例停居多凡學工勿論
聖凡一有間斷則前得者無以久記而蓄存新知者
無以貫前而領會故所貴乎接續相連緝熙而貫通
也故宋有值暇權罷之法而儒臣請行日御故事明
有寒暑俱免之式而相臣請開朝講舊規盖宋明之
制經筵之外每日開講取其禮貌簡便課程專一之

義而近來進講之法亦倣此而行之者也經筵雖如
例行之而今若參互皇朝日講儀注而遵行之課日
爲常勉勉不懈玩索融解自至於樂而好之則聖躬
無疲勞之慮羣志有流通之益工夫無寒曝之歎學
問有將就之效如思日開志氣日彊德聲日聞治效
日彰八域民庶相與瞻顒而攢祝奠丕基於磐泰之
安則豈不盛哉臣不勝區區至祝敢此仰達

附講規

一每朝日出時講官持講冊詣閤門外入禀自　上
平坐讀前受音講官讀新受音解釋章句旨義自

上讀十遍文義務以簡要明白爲主齋日寒暑溫
繹例停幷勿拘
一講官以經筵知事同知事輪回入對而玉堂一員
進參
一每五日時原任大臣一員入參
一講號以日講爲稱
順天營將減下啓 甲寅
順天巨州也土壤廣而多沃浦港近而博利民物殷
盛自昔然矣近聞大坪盡爲荒廢全村或爲空虛民
之操作食力之戶莫不背井離鄉而稍有家產之人

又無安土重遷之意云盖一州之内握印設衙之官有七其供億支調之費皆出於民京司正供軍錢各項上納之外官衙所需之一年徵索爲六七萬兩之多矣第念本府營將曾自長興因民弊移設於此矣其職任只是戢盜似無關於民事而許多切骨之巨弊不可枚數此非爲營將者之皆必貪虐厲民而然也所屬校監等名色屢百其數而一番遞易一饒戶輒爲蕩敗此所以饒戶之無以奠居者也此則雖使杜召爲地主萬無可捄之望况自辛亥及今年水灾以後民業蕩析一邑俱有朝夕遑汲之勢鎭營援已

例移設爲好而措處設施之際有難遽行至若本邑民勢如在焚溺之中其救拯之急不可一日緩矣營將一窠之存否無損於官方而在國計得失甞以民邑之蘇完爲先矣本官之兼帶便是通例該營將減下待移設間姑勿差代令本府使兼營將擧行實爲矯弊之宜良籌矣事係官方下詢于領右相及西銓長而處之何如

贈祭酒李恒加贈賜謚啓

泰仁贈祭酒李恒卽 明宗朝儒賢也力學劬經明辨理氣性命之源如先賢金文正麟厚奇文憲大升

皆有往復辨論之書而李文純滉稱之以湖南理學
之倡又於經筵以從事學文爲薦自上特除憲臺褒
以正學李文成珥稱之曰踐履篤實造詣高明觀其
諸先生推重之盛則其學行可知也 肅宗宣額於
俎豆之字教曰實踐之學在古横渠猗歟盛矣倡學
開來之功湖士之欽誦而不可忘者也以其節惠之
未遑 純宗甲申多士請贈爵諡禮曹以功在斯文
合施節惠爲啓矣今若議諡則當有加贈之典贈祭
酒李恒加贈正二品職仍令賜諡以副湖南多士之
望似好矣

前都事奇正鎭請差一縣啓

長城前都事奇正鎭固窮讀書不求仕進云臣雖未見其人稔聞其一鄉稱善自朝家合爲收用矣曾經外臺不必拘詞訟差除一縣俾試治民之政恐好矣

保膺聖躬啓 己未

人臣愛君祝君之誠皆願其君之壽考無疆長久享國詩之天保卷阿書之無逸召誥皆賢臣之祈永命禱景祿而眷眷致其意者也人主居深宮之中紛華蕩志意利欲壞心性宴安耗氣血媚悅敗德度所親者褻御宮妾所接者奢麗玩好軀體安得不惰疾恙

安得不侵乎聖帝哲王知其然也大禹之克勤克儉
成湯之不邇聲色文王之不遑暇食皆久歷年後代
則皇宋君臣爲學以攝養爲先太宗詔召天下高年
者問攝生之理對曰無他術惟是寡欲節色薄滋味
也此言可爲人主享福延年之眞詮也愼護之方非
但在於適寒暑節飮食而已以臣僚爲朋友以經傳
爲工課薰濡於仁義之言涵泳於修齊之說管攝心
神體康志愉且講究仁政惠澤洋溢歌頌興而祥瑞
降則治旣從欲心常和悅榮衛順調百體舒泰充實
健旺長時康寧此必然之理也　殿下一身上托

宗社之重下係億兆之命　殿下縱欲自輕得乎一
動一行必思戰兢之工則此爲萬壽百福之源也惟
聖明懋哉

嚴宮禁抑近習啓

嚴宮禁抑近習卽我朝家法也人主燕居之時所接
者惟宦官宮妾褻御之類也承奉之適體使役之稱
意順旨媚悅服勤效勞故人主不得不親昵愛惠而
若不慎法度而隨事裁抑則干囑行而倖門開矣不
矜細行終累大德昔宋仁宗仁慈御下每有內降杜
衍在中書輒格而不行仁宗語歐陽修曰外人知衍

封還內降耶以行不可而止之者多於所封還也主
聖臣賢如此則國安得不治乎近伏見官職之差除
者多有承傳已非美事而至有外道監牧之差送各
營各司校吏之加出或有因下教爲之者云閭里微
賤之流姓名何由上達乎事面之屑越恩典之僥濫
其爲累於尊嚴之體當何如哉各營加出甚多糜費
太夥此後則隨闕補實更勿加付　殿下亦以謹守
家法自勉一以抑近裁倖爲念則亦修德之一事也
伏願澄省焉

懲貪墨啓

今之言民事者輒曰懲貪墨言果是矣曷嘗有一番
論懲之舉乎不過爲空言而已今之爲吏者雖有貪
風虐政自上一不照察自下一不糾舉則何畏何憚
而不萌得財之慾哉古之明主有曰以祖宗字育之
民付之庸吏誠可痛哭顧今民勢何可止痛哭哉各
道藩梱及州郡治績臧否自及於都下故在前則任
言責者隨聞隨論不憚大吏者誠以民國爲先也近
來一事噤嘿聽如不聞此奚但瘝職之罪而已哉所
論雖或過實朝家之許以風聞者正所以開言路也
守令之責任寔也捧贖鍰也勒貸富民也搆罪黷賂

也許多貪汚之某邑某縣自有傳說者矣按察之地苟能律已矜式則似不至此之甚而亦未見論黜之啓者臣嘗爲之慨歎者也臣從當隨其輕重仰奏而官師規箴使民事日達於崇聽而自上每示嘉納來言之意期行懲厲之政則庶或爲古所謂化貪爲廉之助臣不勝爲民惓惓之心敢此仰達矣

北漢餉穀邑留啓

畿甸八路之本也上而陵寢守護之勞下而國役策應之繁調庸之偏重有倍他民懷保之惠政宜先此民而近聞郡縣無不凋獘丁戶舉皆蕩析眞所謂

莫可支保矣㝡爲切骨之瘼者卽北漢城餉是耳當初京城五部民受食而　正宗甲寅因摠使筵奏移轉於畿內十四邑輸載之難不須更論而昔之餉摠一萬四千餘石者今山倉所管爲三千餘石平倉所管爲四千餘石矣穀雖減摠以其最苦逐戶均受爲弊則多少一也山倉所管五邑則楊州等三邑已爲邑留所餘只高抱兩邑而抱則斛數零星只高陽一邑爲三千餘石矣每年因此而民散戶減此邑是何等地而受此偏苦之役乎今之論者輒曰城餉若邑留則北漢廢矣此有不然者城餉所以守城時饋養

而今置數十里邑倉則臨時何難輸致乎古人所謂
亂不恒有而幾民年年逢亂者也但山倉底若干居
戶之聊賴者將失哺云今爲幾箇山戶而使幾邑幾
萬生靈愁嘆怨咨者豈經邦之道哉平倉所管九邑
則冬則納米而春則以錢分給便是歇價勒貿也今
則九邑之民力竭矣民所聚散他何暇顧臣意則自
今秋并捧留邑倉以爲斂散之地耗条則代錢納摠
廳然則摠廳支放之需不可不措劃自本廳省冗祛
濫推移錢財以爲貿米支用之資恐好矣

文臣講製設行啓

近日最可悶者名官之不好文也不讀書他日何以
當大事乎豪傑之士不恒有則皆待文王而興者也
自前年少文官之劬經修業每有不專工之慮故朝
家之誨訓而勸奬者有甚於舉子之習功令議政府
則試以表箋詩文承文院則講以詩書史記以至於
賜暇讀書逐月課製一經之分授講習吏文之遵式
撰次勤慢賞罰昭著程條使之一日不自逸者蓋爲
黼黻皇猷賛禮樂聲明之治者也猗我 正宗道兼
君師作育陶鑄選抄啓文臣以講以製月考旬試郁
郁彬彬之風於斯爲盛矣近年自上一無導迪之政

而任置其怠懈則亦不可專責於文官也培養人才王政之大者也臣意則遠倣月課之制近取抄啓之規四十以下文官令文衡閣提抄選每月一以製述各體一以考講經書通一年計其劃數論賞試官則以文衡內閣時原任提學直提學中受點主考試而間或親臨御考則實爲右文典儒育才需用之道自來月爲始似好故敢達矣

附節目

一講製人員以文臣槐院分館中勿論叅上叅外雖分館前勿拘文衡僉提議于政府限四十歲以下

抄啓

一講製試官每月初一日自內閣列書時原任提學

文衡及曾經文任之直提學中一員受點望前試

製望後考講以無故日出令擧行專管當月內講

製試事　親臨時則堂上直閣待敎對讀官一員

又爲受點

一試製以表策詩賦論各體中爲之題則當日以單

望啓下應試人則入坐於內閣及玉堂諸處當日

內製進策則在家限二日製進試官入闕內考取

草榜及正書榜目檢書官修正　親臨時草榜則

對讀官書之

一講書則以三經四書爲定而今年以書傳爲始第

一月出講章面講初卷二月第二卷每月一卷以

爲次次全秩之工收栍出榜入啓

一應製人員試紙捧甘長興庫自內閣頒給講時書

籍外閣備待講製時外閣吏一人來待請坐等節

擔當舉行

一應製人員中時帶臺職者及罷散人製則詣朝房

講則不爲入參

一親試親講之月課試課講勿爲擧論

一入門官收券官呼名官告栍官幷以檢書官劃出

親臨時啓下

一親臨試取時應試人書手以各司吏胥帶入

一歲終講製各考等計劃居首人陞六陞敍準職加

資及書冊紙筆墨賞典依月課抄啓例臨時稟旨

舉行居末人禁推推考發緘收贖事亦爲稟旨舉

行講製連三次居首及連四次居末臨時稟旨別

施賞罰

一壯元試券謄書入啓

一講製文臣中雖或有因他職受由者先期來告內

閣若有過限不來自內閣草記後政院直捧禁推
傳旨如有衆所共知實病實故者則前一日來告
本閣
一勿論講製年至四十一歲者則許免
一應試人進不進單子毋論講製設塲前一日早朝
修正入啓事定式舉案每於前期二日書呈本閣
無至違越遲滯之獘
摠廳餉耗輸納啓
向以摠廳所管城餉幷爲邑留耗條代錢上送之意
筵奏行會矣聞該廳事勢及北漢民情若無一包米

輸納者則在畿邑雖便在摠廳難支云耗雜費則以米輸送而不可更貽山路往來之弊北漢則使之直納而平倉所管九邑則俱是沿江邑也自各邑就先捧中以耗雜費計除趂江氷前自邑定吏船運計納於楊花津摠廳所管江倉則民可以紓勞廳可以補支矣以此分付於摠廳及畿邑何如

文簡公金淨文簡公朴祥致侑啓

英廟朝 溫陵陵役告竣後以文簡公金淨文簡公朴祥在 中廟乙亥首發復壼位之正論特命致祭錄用祀孫 正廟朝又於是年親撰祭文遣官致侑

矣今當　溫陵酌獻之時兩忠臣祠版一體致祭以示朝家象賢表忠之地似好故敢達矣

請禁內需司洑稅等弊啓

近見內需司連以築洑及田土事具報於本司矣其言輒曰從民願也爲民事也以常理論之則苟有利益於生民者則營邑何不爲廟堂何不爲而獨付內司爲之乎件件是厲民害民之事而牟利輩以騙詐攘奪之計爲藉勢力每稱如此則便民如彼則利民內司所屬虛動橫財之意而行之者也此所以法典有先罪陳告人之律也臣嘗見先賢文字每以當罷

內司爲奏者盖慮此等之獘也宮府當爲一體人主豈有私財我　正廟嘗教曰內司錢布不視以私財節蓄不妄費有遺儲則給度支補經用至於補恤庫儲蓄專備歉荒所用使先賢論之不當作必罷之議也其時非但一毫無害民之端庫財皆爲民用今則外道民情一經司屬侵擾不得支保往往有失土蕩業之怨豈可不憂歎乎且所報多經啓下以屑越濫雜之言與民爭利之事無難陳說於至尊之前者豈有如許不畏法無忌憚之甚者乎新溪田土之報有曰守令擧行駭妄渠何敢妄加此等說於牧民之官

乎白川築洑之報純是謊誣此習不可長兩番報司之內司官令攸司科治此後則隨事裁抑毋敢以新洑新稅等說無難啓達之意捧甘嚴飭何如

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祀孫調用啓

先正臣文成公李珥文簡公成渾道德學問百世宗仰而祀孫家貧香火難繼云兩祀孫各隨守令相當窠差送以示朝家崇德象賢之意何如

京畿儲置各邑定數劃給啓

畿邑儲置一事轉成莫支之弊矣近年國役浩多各邑舉行皆以儲置會減而進排則先期挪貸劃報則

經年淹拖至有三四年未報者轉致積痼矯捄無術
聞自巡營預劃均報而加下尚爲三千三百餘石云
不可不一番拔本以圖來效雖以還穀詳定例報給
費錢一萬餘兩矣惠廳別置中一萬兩劃下以爲準
報之地而此實難繼之道也弊到劇處不可不遵舊
圖新各邑自有一年應下之定數此則按簿可知而
又有不恒上下此則無一定之例然較數歲中以爲
常則亦有假量矣各邑一年用下者都計應下不恒
下之原數就當年稅納中計除後餘數上納則在惠
廳不有加損在列邑更無贏縮令惠廳自明年元上

納幾石內幾石應下除減幾石上納本廳之意遂邑知委定式施行原定五千石內除其各邑分排之數餘米一千石及錢則都付畿營以爲意外國役區劃之需隨邑報即下則庶或爲捄弊之本以此分付惠廳及畿營各邑分定成冊自畿營趺秩昭詳區別報籌司及惠廳施行何如

贈吏叅柳沃加贈賜謚啓

以　溫陵復陵之舊甲朴金兩文簡公纔致侑奠議復位上疏時兩文簡時任潭陽淳昌而贈吏叅柳沃以務安守同會於古寺石臺上掛三印於臺畔古松

同心同議及其封函也柳沃則以其親老不許聯名
此事散見於先賢文集中　正宗己未致侑文簡公
親撰文有曰三印其臺萬古不磷曾於華山書院并
享三賢朝家之一視無間者以其秉義之同而扶倫
綱樹風聲也兩文簡屢蒙恩贈柳沃　純廟朝贈吏
叅矣士論久猶稱屈特施加贈仍許賜謚以示遇甲
曠感之意似好故敢達矣

節財用啓

今日財用之過濫奢侈之日盛大爲傷本之弊源而
不可不汲汲力捄者也朱子之言曰先聖之言治國

有節用愛人之説盖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
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
人之心民不被其澤矣又論內帑歲供之弊以省減
宮禁冗費爲寛民力之本夫內帑者人主之私藏也
歲額窠名初非版曹之所勾檢內司官得由出入此
輩豈知益下之政寧失之義哉其所效忠惟在於上
供之十分登足而後已故田土稅斂往往侵剝小民
此必至之勢也迺編之凡屬內司田地財產取利等
事雖啓下公事不由備局則道帥臣勿施不檢舉之
守令罷黜者爲杜橫濫之弊也　列聖朝省惜撙節

常蓄贏餘以補恤民之資近聞內司歲用每患不足常思裕財之方如欲裕財則其害必歸於民矣用度艱匱之勢職由於宮中儉約之不如前而用費則加於前也裕財莫如節用伏願自今凡係賜與施用謹節制度使之量入存餘堤堰稅斂之事一幷禁斷司官若以利害得失之說敢煩上聽則咸加罪責焉昔魯相去織拔葵以奪農夫紅女之利爲戒況人主之富廣藏於民而境內皆吾有乎伏願　聖明恒存此戒內司與小民相爭則勿究曲直一從小民之願則聖德之光豈倉廩儲蓄之可比哉臣見則斷然以爲

內司寧失千頃之田四境不可有一夫之寃收此縷縷仰陳矣

故儒臣金義貞超贈啓

仁宗朝玉堂金義貞姿性剛正道學淵宏自春邸時知遇隆摯待之以國士及御極與先正臣文正公金麟厚同侍帷幄道義啓沃蔚然爲一代名儒至乙巳秋慟號還鄉屛跡自守孤忠卓節遂學精義始終出處與金文正二而一也其唱酬詩篇多寓激感之意李文純公滉之詩極稱其本末之正大金文正公尙憲之言常稱其文章節義之並皆不朽於世嶠南多

士之論以淸操貞忠之尚未蒙褒崇之典至今齎欝

特施超贈之典似好故敢達矣

鄭汝康贈職啓

恭谷故處士鄭汝康壬辰之亂布衣仗劒召募赴陣

琴湖之捷與郭再佑鼎津之功并稱至有戰陣殉身

之卓節一鄉則特命復戶其子則別錄蔭爵俱載於

邑誌及勳劵而褒賞之典不及其身者誠未遑也年

前道臣採實蹟狀請贈職而自禮曹送政府矣士論

與道啓既如此特贈兵叅之職以示追奬之意何如

守令愼擇一付銓曹啓 庚申

日前臣子因特教拜東邑仰想出於惠養之盛眷而
臣子愚魯昧方難望其能治一縣感祝之餘不勝憂
悚臣因此而有仰奏者生民苦樂專係守令臧否非
人主之所可得以私也昔漢帝不許郎官曰郎官出
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害此則慮其匪材授任也
唐宗採政美惡疏名屛風此則試治績選用也下民
之所望者惟君上愛恤之德而自上所差遣之人若
未得善治則下民豈不缺望乎若詢事考績特旨選
擇則豈不萬萬頌美而近來　殿下之所特除者或
有未經詞訟人或有未及陞六人旣未試可則何以

俯燭其才能乎且前後或有特敎相換者未必出於
量邑劇易較才長短則不過　殿下之爲其人施恩
而不爲軫念於民事矣此後一付銓曹惟以量才愼
擇爲務則愛民之本無過於此伏願澄省留念焉

會寧八義士加贈致侑啓辛酉

會寧行護軍吳甲良以顯忠祠八義士加贈事陳疏
而批旨令廟堂禀處矣八義士之草萊奮激捍難衛
國之危忠卓節果北人士至今歎誦者也在昔壬辰
兵燹蹂躪北陬土賊之爲內應者執送王子宰相主
守欵賊受僞爵不測之變迫在頃刻士人申世俊吳

允迪等八人糾義旅鏖殺賊捷書連報於 行朝義聲遂振於一國自行朝并授堂上堂下職後在 肅英兩朝因御史遵伯狀啓特賜祠額又宣恩侑酬報之典可謂至矣但以若巍傑之功贈誥之止於叅議與正郎宜乎州人之擊節齎恨閱世而不能忘者也臣年前出守會寧府常見當時事蹟之載邑誌者而州人之鼓篋而挽弓者皆八士雲仍也常發嗟歎詠歌之言者輒曰日下遠矣天門邃矣安得一聞于朝廷以慰忠魂義魄乎盖見其風俗質直好義天性然也自朝家際以惠恤則水火不擇緩急可恃者也申

世俊之挺身倡事吳允迪之罵賊不屈崔彥英許灌鄭餘慶尹岦李希白吳遵禮之矢死奮力合施加褒之典申世俊吳允迪并加贈兵曹叅判崔彥英六人加贈兵曹叅議宣誥之日令地方官致祭于顯忠祠激厲北方風聲恐好矣

清州四弊釐整啓

聞清州士民齊訴則清州之苦弊巨瘼日甚一日民不可以支保云民不獲所則邑將安付乎有前無今有之四大弊一曰官爲都結每歲加斂也一曰還耗加作高價執錢也一曰輸稅牙倉量濫價騰也一曰

稅太(國俗謂大豆曰太)捧米有違本法也盖自設邑以來自有常行之法而今也土不日墾稅不歲增而舊式則全廢新規則疊出左徵右索朝権暮剝者專在於哀矜之小民此其故何哉濫觴而至於横流差毫而至於謬千盖由於憑藉公納吏緣爲奸而官未之察飭也鄒聖諭得民之道曰所欲與之所惡勿施爾也今淸民困阨之狀不啻以所惡而言則何可立視而不施乎其一都結爲四弊之源戶首防結法禁猶嚴況官府之替行防納乎雜用冗費把作淵藪則價何不比時倍加乎止溢莫如塞源官都結自今年永爲革

罷其一本邑還簿折米爲三萬石云半留囤是常典
此邑尤當申嚴自今年以折半耗條作錢而一從戶
曹詳定例收捧凡所謂加作名色待蘇醒間勿送於
本州其一稅穀之輸納於牙山倉者本爲民邑兩便
之地而年久法弛利竇轉開高低操縱權在主倉以
米則斛上加斛以錢則價外倍價一視之民何辜何
薄苟使趁期而善納何擇獨運與幷載自今年淸州
捧稅船運之節使該州舉行而事係漕制下詢戶惠
堂處之其一畓則納米田則納太米有米價太有太
價田畓定制截然不同今聞田與畓無別太與米同

價云爲誰牟利使民受害自今年米太分秩收捧勿
爲相混今臣所奏非欲行新法也卽復自前常行之
經法也其餘可捄可釐之許多条端煩不敢一一仰
奏而如法外謬例當此更張之會營邑逐條釐整報
本司成節目施行俾圖囘弊爲完之地而明春自本
司當發送籌郞摘奸元結外若有一把加斂元作外
若有加作及高價田稅或有混出者則當該守令當
以贓汚之律執奏道伯亦難免不飭之失此意幷爲
中飭於該道臣處何如

陳勉啓 壬戌

臣恒抱頭頓愚忱敢此陳達臣於巳夏奉迎時甲津
騰彩虹之祥前山燭寶氣之瑞正門光御潦收日晴
此上天之示眷佑也潛居時隣里頌奉先之孝駕過
處村巷贊上聖之姿咸曰起自閭閻詳知民間疾苦
如勤學問民將被澤此億兆之咸愛戴也太平盛德
惟日望之而近年以來停講怠政宴安逸豫眷佑之
天心而灾異疊見愛戴之民情而怨咨迭興如此而
國不危亂者臣未之聞也其如五百年　宗社何哉
其如三千里生靈何哉目見國事日非自然流涕前
以保嗇與講學前席屢陳雖賜嘉納未見踐行之效

有何嘉納之義乎自古人主之國治而歷年長久者
皆本於清心寡欲大禹以色荒甘酒有此必亡訓後
辟周公以歷年久近之由寅畏與耽樂戒成王後代
有宋太祖太宗專心修養仁宗時宮人有寵則筵臣
輒請出送夜半索酒則內殿必告無有上下愛君誠
心直行在位最久後世稱美人主非接賢士則惟宮
妾也非臨朝著則卽燕居也雖有過度之時孰能力
爭而止之乎今我　殿下春秋鼎盛玉度宜長時康
寧而愆候損節之頻數豈非失攝所致乎九重雖深
起居動靜外人亦自聞知以及遐外民聽且日講停

止以後今至幾年書經尙未訖工雖或間行召對而作撤無常如是而何以望成就德性乎近來衆心騷動撓鬧頻作若無依恃朝夕遑汲者此皆由於　殿下之疎於攝養怠於學問而然也熙洽磐泰之洪基若至　殿下時而危亂之則豈不凜然而寒心乎聖念及此其何以自逸自安乎伏願惕然悔悟立志堅固出處外堂日親簡編召接近臣諮訪時政宴處勿近宮人朝夕亟斷盃酌以爲轉危爲安回否爲泰之機焉　殿下若聽臣言而不爲力行則臣以何心冒居輔弼之地乎至誠仰達願加澄省焉

請文敬公李世弼不祧啓 癸亥

文敬公李世弼即故領議政文忠公恒福之曾孫也聘於肅廟盛際純學正道蔚爲士林之推重曾在英廟己未議復溫陵俯詢其平日論議仍進覽所著王朝禮一書特加褒諭大禮克定聖教若曰所進冊子可謂知遇於冥冥其心勤矣苦矣命付翰苑藏之秘閣以爲來世義理旋下賜謚致侑之典載在溫陵誌矣此儒賢以乃祖之孫慨然嗟傷於聖朝之闕典一段苦心詳著於立言至徹聖聰得伸數百載未遑之禮矣臣向於己未仰請其時諸賢追褒之擧

而獨於此儒賢未蒙一視之恩甚是缺典聞其祠版
親盡今當祧埋云特施不祧以示朝家崇德象賢之
政何如

贈都憲朴胤源加贈賜謚啓

贈都憲臣朴胤源會於　憲廟乙巳獲蒙特贈之褒
而其文學之邃踐履之篤自任以斯道之責當　純
祖春邸時僚屬官之被揀也　正廟屢勤敦迫而確
有秉執終不膺命盖其尊周之義衛聖之衷雖不顯
言固已含蓄於人所不知之中而至於力學本末以
若處地絕意進塗常講討於文敬公臣金元行之門

得淵源之醇正爲斯文之標凖如此卓異之儒賢宜有加贈之舉兼施易名之典以示崇奬之聖心寔有光於昭代風厲之政故仰達矣

經山集卷九

經山集卷十目錄

議

經山集卷十

東萊鄭元容善之

議

孝顯王后卒哭後笠制變通議 癸卯

笠制非古而國朝已例亦無可援照者矣謹稽 英廟朝壬申服制講定時綸音有朞制視事燕居服叅酌定式之命載補編者公除後冠與笠皆用黑制丁丑 貞聖王后喪時禮曹儀註據補編磨鍊而公除後冠笠之制一如定式公除後聖教若曰其君着翼善冠烏犀帶諸臣進見時帽帶從上事分付盖以補

編定式及禮曹謄錄見之則公除後黑制卽我　英
廟已行之者也今日之所遵行似若無疑而以補編
所載圖註參看則亦難質言然而圖註旣不爲別著
儀註又不載釐正諸教自不無徑庭疑眩之端今若
一從定式與謄錄而行之則有所依據而亦非今日
之新爲講定者也旣遵定式則恐不必以卒哭爲限
而事係儀節惟願博詢而裁處焉

祥祭後白帶議 甲辰

內喪在先時燕居服祥後衣帶之仍卽補編横看圖
所載而圖說或與受教條有所逕庭故笠制釐改亦

以受敎爲重也旣祥微吉在禮卽然而布帶之一如祥前果甚未安聖詢及此不勝欽仰杖朞之服限則已盡具體之制吉當以漸故士庶家夫爲妻禫前當着白帶然此是時俗之通行亦無古禮之的據則不敢援此而遽議於王朝儀節惟在博採而裁處焉

禫祭後用樂議

謹稽國制內喪在先時自 上服制止三十日三十日以前軒架鼓吹並去而以後則陳而不作至禫後用樂如常儀矣朞年之制始載於 英廟朝補編受敎而有服盡之前鼓吹軒架並去之敎蓋制限勿論

三十日與朞年若其服盡前並去過禫後如常之義則前後豈有異哉祥禫旣過而制已盡矣服已除矣凡屬吉儀皆如常禮則用樂與否恐無可疑　徽寧殿祭樂之停非緣禫後三年內儀節而然則不必因此而起疑於其他常行之禮矣惟願博詢而處之焉

宗廟　魂殿　徽定殿祝式議己酉

帝王以繼統爲重雖以弟後兄以叔後姪其生時旣盡臣其諸父昆弟矣諸父昆弟之入繼者又爲之子爲父之服矣故魯文公事之春秋三傳所論及宋眞宗時之尙書省集議皆以不當拘世次爲說此禮家

所謂不以親親害尊尊之義也然稽攷歷代行典皆以天屬爲序且以我朝禮言之　英廟之於　景廟稱皇兄稱孝嗣今以從先之義於　翼宗室援用此禮則於　純廟當以禰位事之矣　大行朝叔姪之序唐宣宗時禮院祝式於敬文武但稱嗣皇帝臣某以但稱二字觀之其不加屬稱可知矣似當爲今日可據之例而禮節甚重不敢質對惟願博詢處之

眞宗大王祧遷議 辛亥

五廟祭四親與始祖二昭二穆以上則遷禮之常也帝王家統序爲代　眞宗至　憲宗爲五世而　今

聖上卽　憲宗之嗣王也　憲宗祔廟之日　眞宗以五世而祧亦禮之常也若以親序而言則以月祭之親行夾藏之制者情有所未安然必有先儒定論之可援前代行典之可據然後始可議行臣於禮未之學焉近又病憒無以廣考質對惟願博詢處之

純宗大王稱祖議 丁巳

以　純宗廟號稱祖事因上卿章奏有此詢廷之舉禮典甚重其難其愼而德則稱宗功則稱祖卽常經也通誼也兩隆並美初無差等然在後王揚顯之誠特表其彰著者而加其號也惟我　純考以天縱之

姿接前聖之統仁精義熟久道化成乃文乃武帝堯之德也克勤克儉大禹之德也深仁厚澤洽于民心而至若闢異端而衛正道戡西亂而鞏洪基豐功丕烈卓越前古此邦人之所百世不忘而常思揄揚崇報者正如周民之歌文王之德之純而欲其配天者也今當聖配禮陟之辰舊愴新慟舉國同情慨世序之淩邈歎烈光之難諼此重臣所以抱章叫閽而以臣覿德寅久之蹤尤切贊頌之忱莫重之禮洵貴援據歷代雖罕稽倣我朝自有家禮前聖後聖其制可述惟願廣詢而博采典章儀節之間務合允當焉

太室上尊號時樂章有無議
顯號加隆專爲闡揚功德之意刻之琬琰所以紀載也被之管絃所以咏歌也竊稽樂章贊頌之辭無異玉簡摹畫之文其爲儀節本係兼行恐不宜以殯殿權停之時并與太室應有之式而不爲磨鍊矣今雖值停樂之辰揆諸陳懸不作之義依禮撰進似合於重所尊之義而莫謹之節不敢質對惟願詢采而裁定焉

憲宗大王定世室議 己未
祖宗之有功有德百世不遷廟禮也猗我憲宗

大王　三宗之統也上聖之姿也在成王負扆之齡受命于　文祖受訓于　王母聰明睿智日月將就勤典學而訪治道監成憲而達政要聖功神化治成制定明禋我　宗廟嘉靖我家邦全保我世臣子惠我庶民灝朝璿御誠篤孺慕雲章寶鑑光闡先烈闢異端而殖儒教疏冤枉而振困乏戔帛邱園璽書州郡陶甄覆育庶物咸昌化日方舒虛雲倏過此今日親賢樂利之類皆歌詠十五年德化之盛而於戲百世不可忘也今此國舅珢函即薄海蒼生之瞻天欲籲者而聖衷感歎詢玆盈廷實西京之丞相列侯禮

官具禮儀奏而廟酎明休德而世世獻者也臣於
親總之初猥忝三事之托躬奉盛德至善者尤詳於
人不勝愴歎頌祝之至

宗廟　魂殿祝式議癸亥

翼宗室以上祝式當遵　憲宗時而行之　憲宗室
祝式當遵　大行朝於　翼宗室而行之　孝顯王
后位當遵　英宗於　端懿王后位稱皇嫂而行之
大行大王屬稱當遵　成宗之於　德宗室稱皇伯
考而今稱爲皇叔考　嗣王所稱當遵　正宗之於
景宗室稱從孫而今稱爲從子三年內稱哀三年後

稱孝當遵 英宗朝定行之文恐合從先而臣本昧
禮典惟願博詢而裁處焉

狀

慰諭湖西請灾民蠲恤狀 巳卯

臣於本月初二日以遍審形止別加慰諭事自公州
離發歷定山扶餘石城魯城恩津連山鎭岺又轉向
報恩十七日還抵公州而每向一邑先期知會使聚
灾民且臣行所過自來會集臣謹以兩度傳敎及綸
音內辭意字解句釋委諭曲布盖自水災以後聖念
南顧恩言屢摯庇生懷保特頒錢物則倂淅州帑銀

之惠憫死垂慰并設壇酹則藹澤圜合㝈之禮窮蔀
枯壤感結幽明惟彼無辜之氓纔免其魚得蒙惠鮮
村婆巷僮咸誦德音浦村峒戶畢達素懷若枯沾潤
如乳望哺前呼後應咷囘以笑父老多有流涕者曰
吾君之愛民至此吾屬死無恨矣王言一播民情可
見臣然後知古聖王之一言而固結人心者實有是
理也聲音之感人尚能如此若推實政行實惠則入
人之深可量旣哉臣久備邇列猥攀特旨馳河內之
使節宣山東之詔書凡係陳力寔懷靡及㳄坪漂址
單騎迂逶坊村塲市下馬宣諭期使我　聖上如傷

若保之德至誠惻怛之念庶無一夫一婦之不知而至若措劃便否才有所不及識有所不逮實無以稱塞隆毗祇增慚悚第就聖教中救急之方奠接之策蠲恤之典旣有與道伯商確修啓之命並與被災形止舉行條件列錄于左恭備睿覽

一臣歷遍八邑詳審灾形則公魯連鎭環山而列定扶石恩浴江而處邑界連若一幅地勢易被水害而聞去月旬後連日雨霔之餘十三日自朝至夜翻盆建瓴急勢如擣崩沙走石崖谷俱震驚濤激湍江川合流高原平陸不分涯涘老少男女震蕩

號噪想像伊日之光景舉皆止泊之靡所而或登
于岸或濟以舟人命致死之止於數百亦云大幸
其餘塚墳之壞敗產業之蕩析全家之盡淪一村
之成墟心目悽怛行者躑躅臣行所經羣來哀愬
往往言不忍聞狀不忍見而田畓被災之孔酷其
勢卽然亂石之所堆積畦塍變爲陵阜奔流之所
蕩激淪泌永失區域至於臨江近浦之地新水𣈆
潮並時衝合潰决汎濫一望如海良田沃土盡成
淤澱全坪大野靡遺秉穗雖車馬之蹂躪灰燼之
掃蕩實無以加此稜𣘗畦珉遮道請審指某水曰

前日之上坪下坪也指某邱曰曩時之此疆彼界
也且峽藝山種被旱晩移亦多痒損望秋之民無
秋曷生臣聞言細察不勝切悶而第水灾與全歉
之歲有間灾之所被雖多並形址永失之土灾之
所不被亦有與康年無異之處雖以一坪之內言
之東則無青西或多稔各邑各面農形以灾較稔
的未知其孰優而灾固孔慘稔亦時有若謂之舉
八邑酷灾則誠然謂之舉八邑大無則誠未也此
是灾狀農形之大畧
一目下救急事失農之民非不切悶最是漂頹之民

土處野居宛轉號泣餬口無路升屋何論見今霜
露方始涼寒序至結構之急時刻是爭元恤典則
自本道營邑以穀以錢雖已分給而漂蕩之初救
飢而止今欲營葺非錢莫謀而臨秋殘珉分銅如
金此際丹綸遠宣錢物內出階前建州陽春蘇物
盛恩奚止於水瘳實惠可究於衽席臣實欽誦感
歎而竊就此錢中量戶俵給則戶可百文餘或八
九十文若須此而止則惠非不遍效恐無實盖貧
民之情所得與所用幾相當則必顧實用所費與
所存不相及則必歸浪費况今漂頹之戶以民則

皆土着以勢則皆至殘家舍間架俱不過三四經
紀不至甚難分銅有所關係假令漂失者給二百
文頹壓者給百五十文而山木庫石或藉官顧土
傭壁垈或資鄰救則結構有方庶皆樂赴今若加
得千餘兩則可得排俵而使數千戶將至顚連之
民無家而有家約持廣施澤垂終始其利害便否
不待智者而瞭然且施之也無無名之歎用之也
無自擅之嫌蓋目下救急旣承聖敎而臣所丁寧
布諭於灾民者也且民事遑急若難遲待劃請則
無論某樣錢穀便宜取用從後狀聞之意臣於來

時亦有所面議廟堂者就本道常賑穀查得收刷
條中執錢劃出一千二百十六兩一錢中戶漂失
每戶各給內下錢百四十文救急米三斗代錢六
十文合二百文頹壓每戶各給內下錢九十文救
急米三斗代錢六十文合一百五十文小戶漂失
每戶內下錢一百文救急米二斗五升代錢五十
文合一百五十文頹壓每戶內下錢七十文救急
米一斗五升代錢三十文合一百文臣箇箇親給
後仍以我　聖上愛汝悶汝室爾穀爾之盛德至
意溫辭曲諭又闕飭邑守面諭頭民使之從速結

構分給戶數及用錢數叅別修成冊上送漂頹戶中或有已受元恤典而旋即流亡者故令於親給時逐名查拔亦或有當入而見漏者故摘奸追錄與道臣當初修報漂頹戶元成冊有如干相左處救急取用本道常賑米查得條四百五石五斗五升分付該廳會減施行

一來頭奠接事列邑之倅災里之民皆以設賑爲請臣亦不以爲過蓋有國賑政所以待飢民也今此八邑災民非但漂頹爲災失穫棄田爲災亦酷方秋已多遑汲窮春必至流殍賑濟之政正合預講

而臣意則排巡公賑不如從便救急之有實惠何者昔宋北鄰水灾刱議發賑倉米排日分給曾鞏以爲不可曰不如給錢給米盖其意民多暴露有錢然後可以營立屋廬而計戶給米使之安堵則自可復業而歸農若使相率待廩於官則不暇他爲且呂祖謙救灾之議曰李悝之策爲上移粟爲次設糜粥爲末也臣嘗以爲公賑之排日設粥官民俱擾重以口濫縠𪎭旣尠實效失農生疾又多流弊然一境盡歉民無資食之道則雖不得不設賑而大抵今年水災旣與擧全邑大無有間則哀

此突民誠無粒粟隣壤多熟里保可資傭賃交易
就食有道而其中最窘乏至貧殘之無以自食者
勢不可不自官救濟今若得穀數千石劃付營邑
自初春量其緩急依救急例精抄分給勿計巡次
惟急是救營可以察邑之緩急邑可以察民之緩
急元劃之穀如或不敷亦自有營邑之從便救助
如此則官不煩而無濫費之害民不擾而無捐瘠
之患較諸賑政庶爲要約臣於邑倅里民設賑之
請試以此言叩議則多以臣言爲實歸議道臣亦
無參差然此係仁民之大政請俯詢廟堂而處之

至於穀物區劃本道穀簿元自不敷八邑還摠尤
爲苟艱無以推移取用亦令廟堂就八邑附近沿
海處勿論某樣穀折米限數三千石趁今措處劃
付本道分排各邑以爲救賙之地恐合便宜
一來春賙救之道旣有穀物之請劃而嗣歲之輿來
牟是貽穡功旣失秋耕宜倍而今夏麥農湖右告
歉村儲已罄難資播種官簿本少無由排分疇夫
有廢農之歎田畯無勸耕之望若不及今拮据虗
度秋節則民事狼狽尤可立待左道諸邑雖有牟
還之有裕處遠路陸運役鉅時淹請令廟堂就他

道沿邑便近處秋年限二千石移轉從嚴飭本道
即速輸致以爲均并廣耕之地寔是目前之急務
一蠲恤事列邑農形上已槩陳而遇患薄征王政所
先不毛索稅民命攸係今稽邑報面里尤甚半且
有餘臣聞多躬審灾坪則虛實不無相蒙田畓均
被灾害而大抵汰覆之灾近峽依山之致而山峽
之壤田耕居多沙泥之患傍川臨浦之故而川浦
之田禾種殆遍川陵變遷即臣所目擊雲猶未土
夢何作乂火亦難菑水何能耨非但今稅之當蠲
實多永陳之可許畓灾則道臣自當請得均俵而

至於田灾之不給關石則有其不以田耕則一年再種前者雖失而後者可收而然乎然種綿種禾之田一年之不能再農與水田等耳且况今秋酷灾難責常例臣意則令道臣嚴飭邑守逐坪親審凡沙覆成川之田按簿區別特許蠲稅而其中田畓灾之當入永蠲者亦爲踏勘懸錄俾無來後白徵之患然後溯民始可以奠安國計貽損雖極悶歎而國計嬴詘本係於民聚民散爲恤目下經費決不容或忽永圖請令廟堂一體禀處

一臣之歷行列邑也灾民之十百號訴擁馬遮道者

其言有三田畓俵灾及當年還餉身布並許蠲減也及其聚會而曉諭前後傳教及綸音內辭意則惟彼灾民垂淚相顧顒顒然若有所恃且八邑灾形眞正非常而王使周爰曲加慰諭亦係非常之典若使終始恩澤竟無非常之舉則何以救近止之命而副孔邇之望乎灾餘撫恤不擾爲上還布請停若循例典民散簿虛可謂兩失而灾有淺深尤甚之里或有稍實之戶稍實之里亦有尤甚之戶欲施特例當從灾戶八邑尤甚面里中尤甚戶當年還餉並三分中一分蠲減一分停退碌保純

錢各軍門納布及各衙門匠布并三分中一分蠲
減一分停退一分代錢尤甚里中之次戸之次及
稍實里中尤甚戸還餉并折半停退砲保三分二
代錢各軍門納布各衙門匠布并折半停退折半
代錢其餘監兵水營所納并視此例各衙門軍作
米代錢盖此請蠲寔係千恩固知非自下所可輕
請而以蠲恤之停當論啓旣承聖敎且顧臣職任
務主宣恩竊稽灾邑布諭之官自成周迄歷代皆
有之而雖屬正供常賦亦皆直請蠲免掌故可攷
又不無近例之可以旁照者敢此冒陳

一報恩之初不欲躬宣者臣只料尤甚之當審未思
換入之渉擅徑發郵啓果承籌關追惟不審問備
亦輕慚悚之極即爲馳往該邑入其境察灾之形
過其里詢民之勢與八邑大相不同而始暵終潦
歲亦云儉慰諭與頒給一如八邑例而邑民以蠲
恤接濟與同八邑羣愬迭陳臣更以狀辭及籌啓
旨意詳細曉諭曰朝家一視豈間彼此緩急輕重
惟灾是視及臣言旋羣聚申告今欲與八邑同列
則太過分數欲與他邑勿論則甚違衆望且臣所
躬宣亦合條請報恩郡尤甚面里尤甚戶還穀三

分一停退尤甚里之次戶及之次里尤甚戶還穀
四分一停退軍布本是參半丁丑已許純錢而本
邑綿荒無異丁丑依再昨年例特又許純錢青陽
懷德之夾形與八邑無遜便宜均施籌啓蒙允而
至於內下錢八邑外無以波及旣有聖敎故只施
救急之例數爻同爲入錄於元成冊中其餘惠典
一依八邑例施行恐合均施之道並令廟堂稟處
一渰壓死人生前身還布之幷全數蕩減本出特恩
臣不敢仰請
一漂頹戶給錢後間日輪飭邑報絡續而工役遲速

隨錢後先然要趂塞壇庶入室處比屋沾恩孰不
感誦至今十八日計九邑漂頹戶合二千三十二
戶內已構一千二百二十二戶始構五百八十一
戶未構一百七十九戶故未搆處更加關飭而別
修成冊上送

一拯活人命人之褒賞自有例典而今番諸邑水灾
時人命之多免漂渰亦由於持船救濟之功恤難
救患雖人之情激義勸賞有國之政况今番則至
有拯活屢十百人命者尤不當例視當自本道藂
實抄啓令該曹劃卽禀處以慰民情恐好

一訓局陞戸軍之抄上適値式年當限不遠而至於被灾八邑以令民勢實難選抄盖一戸資送弊及衆民八邑之已分定者十名待後式秊行實合紓民力之一端

一恩津金浦面處兩湖交界閭閻之所櫛比船艄之所輻湊財貨之所聚積地同關防村視邑封而浦水汎溢被害孔酷人投舟中舟行屋上幸因潮水之勢緩易退家舍之漂頹幸止三分之一而其餘亦皆頹垣敗壁蕩析家產四方商客之擲失物貨數不可計所見驚慘最於他邑臣以上恩德別加

慰撫而惠恤之澤合施表異本浦有船稅錢之上
納京司者數極零星若許蠲停非但符關市遇灾
舍征之古制庶使一村之民咸有挾纊之歡請令
廟堂稟處
一恩津大同米未及裝發者積置金浦倉庭爲水所
沉者爲一百九十石自本邑報營後依拯米例分
給民間將欲改色以納民旣艱灾又此添斂難
永蠲合思紓力如移錄於本邑儲置條從便收捧
則在公無損在民爲惠請分付該廳施行
一糶餉廳屯土收稅一有恒定遇灾無減歉歲固有

蠲徵今災況多永棄正賦雖蠲屯稅自如被災諸
邑中有屯土處自該曹別定京差下送從實執卜
俾無白徵然後可使屯民同被惠澤請分付該曹
趁今舉行
一各驛雜保之弊指不勝摟而位土被寃則沙居多
民田雖更起墾公土易致陳棄嚴飭土任各官待
明春相土助力期勿棄置而如有永陳處之不可
不買土代充者依戊寅戌歎驛新買免稅之例待
道臣指數狀聞特許免稅以充元摠恐合均惠請
令該曹施行

一恤灾莫如捄本究惠當思永圖公州府治據山臨
江大川中流雖使川道修整石緻而底滌峽雨驟
霔澗流競合則每致汎濫之患前道臣措劃物力
修橋築堤民受其賜矣不意今秋罕有之水汰沙
轉石埋閼堆塞堤夷築壞川與路平若不及今疏
濬水由中行則從此公州之民驚水之訛沓雨之
怨其將無歲無之而皆少重遷之志不思安奠之
業豈不大可憂哉請令廟堂關飭道臣從長措處
俾圖趁即始役恐好

一臣竊以爲有國救荒之政救之已然曷若救之未

然水旱流行之灾聖世之所不能免然聖世之民無饑者誠以先事爲備不病于農也農具稼政堤堰最要故西京持循之吏往往以陂塘堰垌立名後世如召伯埭甘棠湖之類是也我國堤堰三南爲多以其水田之多種耳堤堰之法疏浚其下爲貯蓄也固築其上防橫決也夏暵則灌漑故塘雖涸而田無焦坼之患秋潦則渟滀故堰復盈而田無沉墊之害互爲之備利隨而興今行見有堤堰處水害不甚堰之便農卽此可執而近來吏習因循民憚勞力疏之也不深築之也不固少旱則輒

渴少雨則輙决有堰如此顧何益哉今番經水汞棄之土多見其可有新鑿者然圖新姑舍修舊是急如自明春申嚴古法就農事空閒之暇以寓兵之義發閒遊之丁官丞里監統伍率董疏鑿以深修築以固期有實用而如或有財力之當須者營邑設施勸助則民豈不樂爲之赴乎臣於看坪之時與老農談田事詢稼功則亦多以堤堰之不修爲憂茲敢具聞勿以常談而廢之劃卽採施萬有一效則卽民國之幸也

慰諭關西請灾戶蠲恤狀 辛巳

臣於八月二十七日在平壤府行祈禳祭後仍行慰
諭沴疾寢息形止待邑報齊到更爲修啓之意已爲
馳啓傳敎內辭意詳細飜謄關移列邑使之曉諭坊
曲俾愚夫愚婦咸知朝家如傷若恫之至意又以製
藥救療之方收貧掩骸之政屢度關飭各邑牒報次
第來到寢息則僻縣後於直路死亡則沿邑多於山
郡浸延四朔今始快霽平壤等三十六邑人民死亡
者合爲三萬七口雲山江界渭原朔州碧潼楚山六
邑幸免此患男女區別數爻旣有營啓後錄故不爲
疊衆盖玆無名沴疾始起於平壤城中先犯直路轉

蔓僻邑東熛西烈其勢迅急攻達不及嘉草莫延晝
笑夕咷頃刻不保如塵沙亂鋒相視莫救風濤敗檝
胥抱以溺親黨不相謀隣里不相顧褫魄喪守日夕
遑遑傾嚣祈禱棄家避寓衆心波蕩止泊靡所此際
重宸恩綸父母孔邇禮行禬禳慰沒撫存陽春煦噓
德郵流行居者恃而不恐流者聞而還集今則風厲
霜肅氛祲廓淸而瘡痍甫起愁慘滿矚有若經亂人
生生意索然雖就此道內言之國家之一朝所失之
民萬以三計癘疫死亡往牒豈曰無之而今玆戎毒
誠亦何哉臣欲慟哭流涕而不能止者也氣數或不

免於聖世而君子不謂之適然災異實莫大於厲民而上下當勉其修省冀導祥和格豫天心而天之所視者民也國之所依者民也固本之道惟民是已祈永之道亦惟民是已茲故古昔之遇小灾必有一政令之及於民者誠以惠無小大要使小民知朝家之常念在民也臣之向請還布鑼減事豈無意見而然哉博施聖碑之攸病竭恩措輔之所戒今此流行之灾八路同被一視惟均何施何否則誠有博則不全之慮然西方自辛壬之後民力竭矣昨今年來困瘁最甚於諸道役于官者疲於供億廬于里者厲於歉

荒又茲先被酷沴亡者數多特紆宸憂亟行宣撫則
朝家之視之固已差有異於諸道而竟無一政令而
止則臣或恐西民之不能無失於懸望之餘者也還
布之一併蕩滅實是行不得者而請查其當蠲者而
施之則政謂全家合沒指徵無處以致分捧洞里者
也雖以臣所管府言之似此當蠲者實無一戶則列
邑之當蠲者必不爲多然臣之請此者正在於使小
民知朝家之有此政令而伏聞廟堂委道臣更商便
否從須稟處臣不敢更事煩瀆而第臣之晝宵祈望
耿耿然是憂者誠以似此變乖前亦所罕後豈更有

本道札昏蕩析之狀實非諸道可比且朝家之矜惻
懋恤之念民亦皆知而凡係徵索催督之政無異平
常或有白徵横歛之弊幷及餘民竟無少異於前罕
後無之變年則豈不有欠於終始存恤之澤哉此舉
雖未均恤瞻聆自當觀感所失則甚畧所入則必深
矣又陳數條愚見列錄于後請令廟堂稟處
一三萬人命之同時盡劉此誠莫大之災異雖加之
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其害豈有加於死亡哉非特
一時水暵之比而自古凡遇灾異先思撫卹之方
其所撫卹莫要於蠲停凡民之出於戶出於身而

役于國役于官者其爲力一也而減之則爲惠亦一也今民死亡之家所餘非鰥寡則孤獨也孑孑靡業重遭�歉嗣歲殷憂溝壑是慮窮春徭役絲毫亦難依成周弛力之義遵往代蠲徭之典令番死亡戶明春烟戶雜役以朝令并令蠲減則爲惠也均於力當紓劃即知會使遘灾餘民咸頌朝家之惠澤

一今日西路可憂之端非在於歉荒而在於民馬兩庫民庫事詳陳於臣疏奏中而辛壬後庫財蕩竭無邑不然連年彼我國使行絡繹亦挽近初有東

西挪移莫可收拾若不及今省費節用少思補漏而數年之間又有意外策應之煩則其勢不得不戶斂而雖不斂戶害自歸民矣此時若有迎送之事則浩費繁需專靠兩庫又或有民斂之邑請自今限明年支勑各邑中守令如有罷歸差遣者則隨勢或自備凡用備之出於民馬兩庫者一切防塞自籌司行關知會以爲一分補民之資

一平壤府是列邑根本之地而遘灾最先而最酷一邑之死亡爲七千餘人聽聞猶屬寒心居者當作何狀臣之入平壤時見都會繁華之地忽成愁慘

蕭條之場聚會驚魂之餘民誦諭惻怛之聖敎淚隨聲發民亦拭涕仍又宣布德音詢問疾苦則千百爲羣疾聲齊訴者卽蠲蕩舊債一事及臣之還遮馬行路一辭羣請然本營府各庫債錢勿論新舊皆須支用則蠲停非所輕議而第債民中如或有今番合沒之類而無所指徵勢不得不移錄鄰保者令道臣詳查精抄以朝令蠲蕩特示優恤箕城之義

按察關東論本道事宜及諸弊狀 戊子

臣才疎識闇力淺精短內外職任無一可稱而早備

邇密受恩深重凡所任使未暇揣量又當 代理之
初政特荷來宣之隆寄溫批恩諭迥出尋常臣且榮
且感身不自有夙宵殫竭誓心圖報莅任按事候閱
三序而才不能以綜衆務識不能以察諸隱力不足
以彈壓郡縣精不足以摠領簿牘上孤委毗之睿眷
下負報答之初心日夕兢懼誠未知何以爲計也第
念本道版籍之戶帳簿之田僅如一大州府而驟看
則峽産海錯民生樂業事簡訟息長吏淸閒而徐察
則綱領未整毛髮皆病田政則經界漫漶而下田出
上中之賦軍政則戶口減縮而一軍兼四五之役還

穀則支放之所需經費之所資加分作錢歲以爲課
半留本法便同弁髦山邑則山有山弊海郡則海有
海弊臣周詢廣採思所以矯捄半分以效其責而至
若雖知其如此爲弊而捄之無術雖知其如此可捄
而措之無處雖或方便而有碍事面雖有近效而難
圖久遠者則幷不敢輕率煩請而就其條例之可照
者法式之無越者干請而不至猥濫者通變而不甚
牽掣者另加列錄恭塵睿覽臣嘗從公餘謹閱本營
所在前後道弊民瘼之釐革謄錄我　英宗朝　正
宗朝曁我　大朝殿下三朝深仁厚澤如天地如河

海壖事不舉無微不燭凡民情之所願雖貢獻之重
輒賜减省民心之所欲雖賦稅之正每許蠲蕩關東
之保有今日歌詠休養皆我　三朝賜而我　邸下
繼　列聖之心法體　大朝之仁德愛恤元元辭敎
屢懇惟彼扶杖之民咸頌德化之盛而若非承流之
地導達羣情則　邸下深居九重之中亦何以俯燭
蔀屋之狀而使惠澤下究乎此臣所以不避僭猥條
列事狀若蒙裁澤特賜開允則愛民勤政之盛德奚
但關東一路之攢手歡頌也哉
一本道進上貢獻之需祀享賓客之養以至一切公

用之劃下者皆以詳定取用焉詳定者出於民賦
而民賦之京納條中留作公用者也卽畿湖儲置
之規兩西民庫之例而詳定嬴絀之間生民之休
戚係焉當初磨鍊視入量出綽有餘裕而聞因道
臣狀請添補蔘價爲一萬三千四百緡又因朝令
火田稅結錢戶錢之亦減者爲九千三百餘緡就
本數歲減二萬餘錢則公用安得不爲不足也公
用不足則其勢不得不仰煩朝家之劃給故前以
常賑穀取耗給代用耗而至於割本割本而至於
盡用又以帖別備穀取耗給代而近來則帖別又

如常賑之盡用壬午年自廟堂又許加分耗二千斛取用而雜穀二千斛之價不過爲二千緡內外而常年詳定加下爲八九千緡以此補彼其勢未由故甲申又自廟堂又許壬戌移劃穀中加分取耗折米一千斛補用其間數年僅僅塗抹而見今各邑加下之未報尙多壬戌穀之自今年因籌關移送於沁都者又爲七千餘斛矣加耗作錢豐歉不同而每年加下亦爲三四千緡之多自各邑請劃於巡營自巡營請得於廟堂在廟堂固難其番番劃補然不如是則亦何以使節目所載中公用

得行乎自本道每思其手前換過之道自廟堂只
施其目下牽補之方歲計雖若有效久計滋大其
害故當初之常賑五萬斛中間之帖別幾萬斛幷
入於割本罄盡之中若不一番通變則關東餘在
之穀不出幾年將盡入於詳定充補之中矣道內
杆城蔘二十兩　先朝時特減江陵蔘十八兩丁
卯大臣因倅臣疏請筵請京作貢則我　殿下聖
敎若曰作貢亦捄弊之末特爲減省其後襄陽蔘
十兩零丁丑又令特減盖此三邑蠲減者爲三斤
一兩零而原價之出於詳定者爲三千九百兩零

貢獻既令蠲減價錢之留於本道別無害於事面而以詳定所出補用於詳定不足亦非全無依據且本道蔘火田稅是詳定出賦者而白徵多寃

英廟　先朝連有特減之恩而以本道漁鹽稅錢給代於詳定者非止一再至乙巳　先朝特命詳定不足取用於均廳所納漁鹽藿稅等條以其餘數上納定式施行伊時穀簿有餘故不至用此矣今當不足之時依受敎取用亦合事宜均廳稅納漁鹽藿稅錢不過三千五百緡矣限折半劃付與蔘價錢而計之則爲五千餘緡矣如此則歲用每

有剩餘而用餘之錢歲報廟堂還作常賑穀年年並耗添還則行之十餘年必充常賑數萬之數以至取耗可以排用之後蔘貢錢及漁鹽稅錢還納本廳如是則可使公用無詘國穀更裕而在惠廳亦竟無所損矣臣言之以久遠爲效者雖若迂疎此則事理之如執契者也壬午前道臣申在植疏請劃給二條而其時廟堂難之然此外無他可劃之財故前道臣之疏亦出於不獲已而臣亦不得不申請之矣今臣之請亦與承劃有間請令廟堂稟處

一今日言關東之弊者輒曰蔘貢臣亦慣聞之而及
歷辭廟堂也或曰貢獻雖重邦本當培春等旣作
京貢秋臘兩等亦依春例則可使貢獻如常民弊
永蘇或曰民事雖悶御貢莫重任土之貢不宜全
闕春等之京貢亦出於莫重之特恩則秋臘兩等
何敢議到或曰正貢决不當全闕民弊亦不可不
念就其中弊到極處民情懸急之邑則量宜裁請
似合事宜或曰雖素產之土逐年竭採細根皆拔
地力無遺非但體大之難得兼致種產之漸貴若
限數年停封而價錢則儲留以爲隨用貿進之資

中明山禁嚴防潛採則種滋而體長可收近效云
矣臣徐察事情則本道多名嶽靈山處處生蔘蔘
賤如菜無人不採故當初給價一兩重米則二十
斗錢則二十緡而民皆樂就邑輒易辦問因採貴
漸致價踊添而爲六十緡又添而爲八十緡然各
邑土商亦無以如期封進矣春等蔘二十斤則
英廟己卯許令京作貢秋臘等則近作營下之合
貢差出蔘商名色趁秋分送各邑貿取新採而亦
難充數轉往他道及京局並力貿封而品或未精
致被點退則臨急倍價蕩敗相續故詳定劃給之

外各邑皆有補價之添給者或作還取耗或放債殖利或作軍名收斂或徵火稅添付名色不一而若蔘納數少之邑則添價亦不多故設施有條民不知勞别無難言之弊而如江春兩府斤兩尙多嶺東諸邑民力已竭不毛之地指徵無處已絕之戶債簿尙存若就其冣切急處畧加省減則可作紓力之道庶圖久安之計秋等蔘十二斤十四兩零中二斤十四兩零特許京作貢則臣審量民勢之緩急均排兩數之多少宣布德意蠲減寃徵而區别數爻謹當修聞請令廟堂稟處

一海獘自　先朝辛亥釐正以後民到今蒙惠而每
朔進上物種及情費皆有定例不至爲獘而最是
難支之痼瘼即官府土豪侵漁之弊也此則非設
禁可止之事而長吏廉貪之間海戸之興廢係焉
百方之藥千金之劑莫過於長吏之擇人自朝家
恒加愼簡之政則海民當先受實惠矣至若海民
目下之寃鹽盆漁船之與人俱亡者尙載稅案徵
索橫及一船所稅全村騷擾正宜一番釐正使新
造者無倖漏舊亡者無寃徵而事係京司每患難
準此則若蒙稅錢折半劃付之令則謹當就此中

變通不至更煩京司三陟萬里島有藿巖出稅五
十緡自近年巖不產藿仍爲廢棄終歲無一葉之
採而斂稅之時分徵於凋殘之海戶海戶一年例
應之役比前爲三四倍而巖稅白徵益添寃端雖
使蠲減所失至些爲惠誠大請令該廳稟處
一向自惠廳因筵奏以十六邑大同布自明年每疋
代錢二兩收捧人情雜費依前上送之意行會臣
即依關辭知委於列邑矣盖列邑大同從結數勿
論大小米每斛並作布三疋故結錢之多寡布價
之輕重邑邑不同或有收布直納之邑或有斂錢

貿納之邑而要之皆麻賤而錢貴故一疋之價皆
未滿二緡之數從其中辦出人情及雜費矣今若
使之每疋納二緡則詳定六緡之邑雖若有説而
至於人情雜費則勢將加斂於元賦之外已是行
不得者而况未滿二緡之邑則就元錢中而亦將
加斂藉不至加斂舍其自織之布而責出所無之
錢則其勢不得不賣布爲錢而道內結民皆要錢
而不要布則雖持麻抱布錢從何出乎布當日賤
錢當日貴上納愆期必無歲無之矣該邑民情大
都如是故邑牒民愬俱言新令之不便而仍舊之

爲願盖當初筵奏變通之意亦非但專爲本廳需
用之簡便亦出於軫民勢省民弊之意今若知其
民勢之益窮民弊之反滋則雖已行會之後當施
還寢之舉使列邑小民俾知其朝家之前之行會
後之還寢俱出於爲民之意則豈不盛哉平昌郡
則本以痲貴之處民以納錢不以爲害云此則依
新式定行其外江陵襄陽三陟平海蔚珍高城杆
城通川歙谷麟蹄金化淮陽旌善金城十四邑依
前納布實合民願請令該廳稟處
一平康本非產痲之土民情自來願錢而及聞此令

皆以爲惠當依行會作錢定式而該邑結民之每
結所納大同布二疋稅布一疋分納於惠廳戶曹
今若分而爲二使一結之民聽納則以錢曹納則
以布反爲添勞之費未究省弊之惠稅米稅太依
作錢四邑例並許純錢上納則實爲均惠之道邑
報民情皆願如是請令該曹稟旨指揮
一近年關東流民太半是春狼之民都下人見鶉衣
鵠形之自東城入者輒指而言曰春耶狼耶盖春
民則困於還逋之隣徵也狼民則困於結稅之白
徵也哀彼絕峽之民耕烟墾石終歲勤力還稅身

錢猶患不足而三旬九食一裳百結歲暮天寒呼
餒呼凍張三之家皮肉不關而縣吏徵索急於星
火六里之山耒耜不入而官差橫行苛於猛虎四
顧無告命之近矣土室敗壁有何顧戀而不亦携
抱而散之四乎春逋纔蒙蠲停之惠庶圖紓力之
道而臣之廵過狼川上西面也大小民人擁馬呼
訴曰狼之上西舊以多戶稱十餘年來移徙者流
散者五之三四矣今殘村敗洞餘者無幾而又不
保朝夕矣諸弊難悉而第將一事薄䋣本面有宜
嬪宮田結當初執稅爲二十三四結中間加至三

十餘結一自宮差改量執總之後忽以七十二結
勒定付之本邑吏廳使之勿問豐歉比摠收納故
凶年飢歲吏不敢言灾陳田荒土民不敢請減一
日之田十日之稅一人之耕十人之賦民安得不
困瘁里安得不空虛乎安生樂業衆情攸願盍將
此狀轉達九重臣還營後取考量案冊及年分摠
冊則宜嬪宮實結以三十七結二十三負九束俱
昭然懸錄矣旣有定摠則宮差之憑藉踏驗摠外
濫執以致峽民寃徵之境者事當一番釐定乞令
廟堂捧甘自今年依定摠收稅摠外三十六結零

蠲減之意嚴飭恐宜矣

一狼川有黃豆上納納軍資監者爲三十五斛納宣惠廳者爲十斛此穀於此邑本非土宜縣吏每歛錢田民貿取遠境冗費繁弊民邑俱困自明年以錢代納每斛準錢三緡則在京司足以代用在狼民可以除弊乞令該曹該廳許施分付

一鐵原烽臺北應平康南應永平而鐵原府治之西曰所伊山去平康吐氷山爲三十五里所伊照吐氷烽火而所伊之西南曰割眉山相去爲二十五里而應所伊之烽割眉之東南間曰永平適骨山

相去爲二十里而與割眉之烽相照應矣府治之東曰龍淵山北距平康之吐氷山爲三十里南距永平之適骨山爲三十五里而前後瞭望洞無碍障盖平康之烽若歷所伊割眉兩烽臺而入永平則如張弓之從其背而圍潤若從龍淵一烽臺而入永平則如句股之從其弦而直捷當初設置之時不以一臺直接而以兩臺逶迤者周察形便似無別見而伊來府下部曲鄉中父老皆以移設於龍淵爲議而前後本倅以報以面備陳事狀故遣校周察圖形詳審則新設果合便宜苟非十分無

疑者則防禦營重鎮烽燧當謹而豈有減一之請

哉一臺之廢民弊之得省者亦多圖形上送于備

邊司請令廟堂稟旨分付

按察關西請三營穀作錢還寢狀甲午

因備邊司關辭及各營門文移訓局請得條小米一

千石守禦廳添餉條五百餘石守摠聞年添餉條一

千一百餘石摠廳請得條一千石使之依定式發賣

上送此是年例舉行者則豈容再議而第本營事勢

有不得循例舉行者以自今年停寢之意論報籌司

矣及承回題令本道依前施行而仍飭以添裕支繼

之道臣不勝嘶悚茫然不知爲計也顧今各營極艱之勢臣豈不諒本司靳許之意臣豈不知然而旣不得請於廟堂則又不得不冒罪仰瀆臣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誠事勢之不得不爾也當初三營或爲添餉或爲支放請劃於本道穀裕之時而自本道取各名穀耗條劃送此數矣近來穀簿日縮撤東補西竟至於割犯軍餉原穀而充送矣本道軍餉卽各㨾用費之所資也合收稅兩米屯火兩稅等各穀而會錄用下故軍餉加減原無定摠然以餉穀名色區別而言則年前十餘萬石今秋會案爲三萬一千石零其中

一萬七千六百石零留置山城名曰城餉此則不可混入於放下之餉穀然則軍餉穀餘者爲一萬四千石內外以今見在之數每年割送三千七百石於三營門則不過幾年當爲蕩竭無餘假使本道多般拮据另究添裕之方今明年內非辦四萬石穀則無以充每年三營之作送以今本道貌樣何以議此乎然則雖或有方便添裕之道不塞割本之路則是何異於盛水於漏甕乎如欲苟且支繼則莫先於不爲犯割如欲不爲犯割則莫先於勿爲作送此所以臣之以報以啓不憚煩而不知止者也雖以職掌言之設

營管穀各有司存則爲補他營裕用之資每割此營
垂乏之穀者事理義諦抑何所據利害得失皎若指
掌而因循放過實所不敢玆敢不避煩瀆悉具事實
請令廟堂稟處

按察關北請軍資別置穀定式狀庚子

本道各樣公用及諸站支放以軍資穀及別置別會
耗條入用而近年以來元摠則多減公下則過濫至
於一番割本而旣割之後耗條益縮本穀犯用之數
歲加年增比年以來至於本穀一萬五千石之割用
今則軍資穀只餘三萬六千石零矣逐年割本爲屢

千石則不出幾年豈有一斛之餘者乎今雖添穀而
裕耗冗侵濫雜之費滲漏消𣸉之端若無限節則殆
若盛水於漏甕愈盛而愈漏也查攷十年放下之支
簿較其精濫之間作爲一定之規則南關則僅可支
過北關則不足爲九百石矣今年容旋不得又將割
本入下而自明年定爲量入爲出之條式然後可使
公用無闕原穀不縮而北穀中交濟穀爲五萬四千
石矣就此穀中一萬石換作別會穀全耗取用則庶
可爲目前牽補之道矣列邑年例應下之外各站放
下尤多淆濫故定數劃給著爲定式而三名色穀摠

及耗條數爻南北關用下及留在數爻別具成冊上送于備邊司此後則每年冬等磨勘時穀耗及用留石數一依今例報籌司俾無一毫加減而若或有不得不加下之時則具由報請後施行之意定式遵行似爲合宜請令廟堂稟旨分付

永興高原山社糴田事狀

永興山四社高原山兩社近自荐歉以來流離合沒戶口多縮糴穀則移錄於其隣田稅則分徵於該里去者相續居者難保困瘁危急之狀實有朝夕空虛之慮苟欲懷保而奠接則莫如減糴而勸耕永四社

時存戶爲四百餘而穀摠爲一萬四千餘石高兩社
時存戶爲八十餘而穀摠爲九千餘石矣逐名計戶
屢加查櫛則流没戶之指徵無處者永四社爲四千
石高兩社爲三千石時存戶之積年未捧者今方嚴
督準捧移轉減總而又若以流戶舊還並力合督於
時存之戶則叅以事勢實係難行永高六社虛留還
穀七千石今年則以未捧懸錄自明年除耗分徵則
庶爲目下紓力之道六社之內無主之良田沃土在
在陳荒流者雖欲還集居者雖欲起墾而若耕十頃
之田則必徵百頃之稅故畏避不入陳者益陳草萊

無可闢之期稅賦滋自徵之歎六社陳田間爲查量則永四社陳爲二百五十結高兩社陳爲一百四十結令年年分成冊並以陳懸錄自明春募民勸耕依法典三年免稅後從時起還錄則其於勞來勸墾之道庶有實効請令廟堂稟處

經山集卷十